

社會、青年、志工

文 / 陳泓諾

對於志工，不知道大家的第
一印象是什麼？這兩年，在
一些機緣下，接觸了所謂的國際志
工。一開始對於這個名詞，是陌生中
帶點不屑的，認為不過只是個噱頭罷
了，出國走一遭，花錢當志工，多天真
多美好。只要擔任過國際志工，不論
長期或短期，很常被問到的，應該就
是，「你為何要到國外去做志工，台灣
就近身旁就有很多需要幫助的人，你
這樣做，不是捨近求遠嗎？」然後帶
著鄙視的眼神，看著你，似乎想要讓
你自慚形穢的認錯道歉。

不可否認的是，生活周遭的確有很
多需要我們去關懷、去幫助，以及去
抗爭的事。但兩者不應該存在著衝
突。這世界不是正反兩元論，不是我
今天去了國外就代表否定台灣需要幫
助關懷的一切，這是邏輯上很可怕的
謬區。遠赴西非的史懷哲和遠道而來
台灣的馬偕，我沒讀過他們的傳記，
不過我想，他們一定也被質疑過這個
問題。但事實應該是，如果我們崇尚
自由、平等、博愛，那到哪裡服務有什

麼差別，如果懷抱的理想都是一樣
的，為什麼還要分距離。不諱言的
是，現今有一部分的人參加國際志
工，是為了可以向親朋好友炫耀，是一種證書，或里程碑似的東西。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，不應該如此模糊的焦點。

那關於「距離」，又應該如何被看待。

朱光潛在〈談美〉一文中提到，「看
倒影、看過去、看旁人的境遇、看稀
奇的景物，都好比站在陸地上遠看海
霧，不受實際的切身的利害牽絆，能
安閒自在的玩味目前美妙的景致。看
正身、看現在、看自己的境遇、看習
見的景物，都好比乘海船遇著海霧，
只知它妨礙呼吸，只嫌它耽誤程期，
預兆危險，沒有心思去玩味它的美妙。」
一件事物，隔著些許距離來看，比較
美。國際志工我想也是這個道理，服
務本身，也需要一些距離。

從去年的埃及抗議穆巴拉克政權、
西班牙不合作運動，到今年暑假香港

學民思潮反洗腦，台灣境內也有許多
大大小小的抗爭進行著，似乎宣示著
這個世界一波革命浪潮的開始，族群
也逐漸年輕化。這些跟國際志工又有
什麼關連？當然有，身為這個世界公
民的一份子，多少都背負著一些社會
責任，你有權力也有義務讓這個世
界、你的生活更美好。但現實是，忙
碌的生活會讓我們無暇，或者是懶得
去關心這類影響巨大的事件議題。下
課下班回了家，打開FB，跟朋友打屁
聊天按讚發廢文，不知不覺幾個小時
就過去了。看到這類轉貼的新聞文
章，已經沒有精力去好好靜下來思
索、閱讀。

**國際志工，就是一種跳脫、逃離。以
一種純粹的態度，來看待問題本身。
換一個空間，遠離生活瑣碎，會讓人
可以靜下來，好好思考自身與環境的
關聯。跳脫後呢？出了門總是要回家
的，回歸後的那個自己，才是價值的
開始。不是說當了國際志工後就會變
成社運份子或是公民記者之類的，我**

在談的，是一個概念。因為在異地，不受環境利害干擾，會看到一些東西、一些價值，是你之前從未有過的經驗，所以回來後，嘗試著把自身淨空，來看待周遭的事物，會有不一樣的感觸，不論是視覺、聽覺、觸覺或其他。

如果覺得前述的很空泛，那讓我來跟大家說說，到印度服務的故事。我參與的，是為期14天的短期志工，到了當地，接頭的是印度一個非營利人權組織（BBA），致力於維護兒童基本權力和反對人口販賣。這兩件事在台灣看來是非常不可思議的，但印度的非法童工人數，多達6000多萬人。這是怎麼發生的，讀過歷史的都知道，種性制度在印度存在已久，現今雖然文明開化，普遍人民的思維模式，還是飽受階級制度的箝制。上層的人民，理所當然的認為下層的人民一生就是要從事低賤的工作。也就是說，在印度，並不是人人生而平等。BBA二十多年來在做的，就是突

擊工廠，拯救童工。之後會把童工們安置在復健中心，讓他們安心不受迫害的讀書長大。那我們去那裡要幹嘛？幫助BBA突擊非法童工工廠嘛？當然不可能，雖然我覺得這也是不錯的選項。我們就是到復健中心（Balashram）去陪伴孩子，教導他們一些新奇有趣好玩的課程。這地方有印度各地來的孩子，因此每個小朋友宗教信仰個有不同，基於對每個小孩的尊重，只要任何宗教一有節慶，balashram 都會休息停課一天來慶祝。每逢這時刻就是小朋友最開心的時候，有好吃好玩的東西，組織創辦人凱拉許也會來看看小朋友，和他們說說這些慶典背後的故事和意義。最讓人不忍的，是你無法從孩子無邪的笑容中看到背後悲慘的故事，卻感受的到這個國度生而不平等的無奈感。

14天很快就過去了，留在大家心中的，都是孩子的笑容和相處的點點滴滴。看完我的故事，你一定會想說，「看來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啊。」是，志工這件事，從來就不會是什麼很特別，

或者偉岸的行為，它就只是一個，懷抱熱情、愛心，和夥伴們一起做一件事，又可以收獲滿滿的時光。

老一輩的總說一代不如一代，我們這個世代的年輕人，常被評為沒抗壓性、沒耐心，只追求浮誇的物質生活，一壓就扁的草莓族。但我一直覺得的，在這知識爆炸，臉書猖獗的年代，答案太容易取得，所以我們逐漸喪失自主判斷、自我思考、追尋探索真相的能力。或者說，是沒有培養起來過。對於周遭發生的任何一件小事，都應該要更敏感，不要在第一時間，就接受所謂的答案，給自己一個距離，審慎思索，先跳脫，在進入。還有很多是值得我們去衝撞、去爭取、去努力的地方。然後直到那個時候，才是——
「The world we deserve it.」■